

（徐志摩诗集）

---

假如我是一朵雪花，  
翩翩的在半空里潇洒，  
我一定认清我的方向——  
飞扬，飞扬，飞扬，——  
这地面上有我的方向。  
不去那冷寞的幽谷，

不去那凄清的山麓，  
也不上荒街去惆怅——  
飞扬，飞扬，飞扬，——  
你看，我有我的方向！

在半空里娟娟的飞舞，  
认明了那清幽的住处，  
等着她来花园里探望——  
飞扬，飞扬，飞扬，——  
啊，她身上有朱砂梅的清香！

那时我凭借我的身轻，  
盈盈的②，沾住了她的衣襟，  
贴近她柔波似的心胸——  
消溶，消溶，消溶——  
溶入了她柔波似的心胸！

①此诗写于1924年12月30日。发表于1925年1月17日《现代评论》第一卷第6期。

②亦作凝凝的。

沙扬娜拉一首①

（徐志摩诗集）

---

赠日本女郎

最是那一低头的温柔，  
象一朵水莲花不胜凉风的娇羞，  
道一声珍重，道一声珍重，  
那一声珍重里有蜜甜的忧愁——  
沙扬娜拉！

①写于1924年5月陪泰戈尔访日期间。这是组诗《沙扬娜拉十八首》中的最后一首。《沙扬娜拉十八首》收入1925年8月版《志摩的诗》，再版时删去前十七首，仅留这一首。沙扬娜拉，日语“再见”的音译。

毒药①

（徐志摩诗集）

---

今天不是我歌唱的日子，我口边涎着狞恶的微笑，不是我说笑的日子。我胸怀间插着发冷光的利刃；  
相信我，我的思想是恶毒的因为这世界是恶毒的，我的灵魂是黑暗的因为太阳已经灭绝了光彩，我的声调是象坟堆里的夜鸦因为人间已经杀尽了一切的和谐，我的口音象是冤鬼责问他的仇人因为一切的恩已经让路给一切的怨；  
但是相信我，真理是在我的话里虽则我的话象是毒药，真理是永远不含糊的虽则我的话里仿佛有两头蛇的舌，蝎子的尾尖，蜈蚣的触须；只因为我的心里充满着比毒药更强烈，比咒诅更狠毒，比火焰更猖狂，比死更深奥的不忍心与怜悯心与爱心，所以我说的话是毒性的，咒诅的，燎灼的，虚无的；  
相信我，我们一切的准绳已经埋在珊瑚土打紧的墓宫里，最劲冽的祭肴的香味也穿不透这严封的地层：一切的准则是死了的；  
我们一切的信心象是顶烂在树枝上的风筝，我们手里擎着这

迸断了的鹞线；一切的信心是烂了的；  
相信我，猜疑的巨大的黑影，象一块乌云似的，已经笼盖着  
人间一切的关系：人子不再悲哭他新死的亲娘，兄弟不再  
来携着他姊妹的手，朋友变成了寇仇，看家的狗回头来咬  
他主人的腿：是的，猜疑淹没了一切；在路旁坐着啼哭的，  
在街心里站着的，在你窗前探望的，都是被奸污的处女：  
池潭里只见些烂破的鲜艳的荷花；  
在人道恶浊的涧水里流着，浮苕似的，五具残缺的尸体，它  
们是仁义礼智信，向着时间无尽的海澜里流去；  
这海是一个不安静的海，波涛猖獗的翻着，在每个浪头的小  
白帽上分明的写着人欲与兽性；  
到处是奸淫的现象：贪心搂抱着正义，猜忌逼迫着同情，懦  
怯狎褻着勇敢，肉欲侮弄着恋爱，暴力侵袭着人道，黑暗  
践踏光明；  
听呀，这一片淫猥的声响，听呀，这一片残暴的声响；  
虎狼在热闹的市街里，强盗在你们妻子的床上，罪恶在你  
们深奥的灵魂里.....

①《毒药》、《白旗》、《婴儿》均写于1924年9月底初载于同年10月5日《晨报·文学旬刊》，均署名徐志摩。《毒药》又载1926年《现代译论》一周年增刊。

-----  
-----  
婴儿

（徐志摩诗集）  
-----  
-----

我们要盼望一个伟大的事实出现，我们要守候一个馨香的婴  
儿出世：——

你看他那母亲在她生产的床上受罪！

她那少妇的安详，柔和，端丽现在在剧烈的阵痛里变形成不  
可信的丑恶：你看她那遍体的筋络都在她薄嫩的皮肤底里暴涨着，  
可怕的青色与紫色，象受惊的水青蛇在田沟里急泅似的，汗珠站

在她的前额上象一颗弹的黄豆。她的四肢与身体猛烈的抽搐着，  
畸屈着，奋挺着，纠旋着，仿佛她垫着的席子是用针尖编成的，  
仿佛她的帐围是用火焰织成的；

一个安详的，镇定的，端庄的，美丽的少妇，现在在绞痛的  
惨酷里变形成魔<sup>①</sup>鬼似的可怖：她的眼，一时紧紧的阖着，一时  
巨大的睁着，她那眼，原来象冬夜池潭里反映着的明星，现在吐  
露着青黄色的凶焰，眼珠象是烧红的炭火，映射出她灵魂最后的  
奋斗，她的原来朱红色的口唇，现在象是炉底的冷灰，她的口颤  
着，撮着，扭着，死神的热烈的亲吻不容许她一息的平安，她的  
发是散披着，横在口边，漫在胸前，象揪乱的麻丝，她的手指间  
紧抓着几穗拧下来的乱发；

这母亲在她生产的床上受罪：——

但她还不曾绝望，她的生命挣扎着血与肉与骨与肢体的纤微，  
在危崖的边沿上，抵抗着，搏斗着，死神的逼迫；

她还不曾放手，因为她知道（她的灵魂知道！）

这苦痛不是无因的，因为她知道她的胎宫里孕育着一点比她  
自己更伟大的生命的种子，包涵着一个比一切更永久的婴儿；

因为她知道这苦痛是婴儿要求出世的征候，是种子在泥土里  
爆裂成美丽的生命的消息，是她完成她自己生命的使命的时机；

因为她知道这忍耐是有结果的，在她剧痛的昏瞢中她仿佛听  
着上帝准许人间祈祷的声音，她仿佛听着天使们赞美未来的光明  
的声音；

因此她忍耐着，抵抗着，奋斗着.....她抵拼绷断她统体的纤  
微，她要赎出在她那胎宫里动荡着的生命，在她一个完全，美丽  
的婴儿出世的盼望中，最锐利，最沉酣的痛感逼成了最锐利最沉  
酣的快感.....

①1925 年 8 月版《志摩的诗》“魔”为“魔”。

这是一个懦怯的世界<sup>①</sup>

（徐志摩诗集）

-----  
-----

这是一个懦怯的世界：

容不得恋爱，容不得恋爱！

披散你的满头发，

赤露你的一双脚；

跟着我来，我的恋爱，

抛弃这个世界

殉我们的恋爱！

我拉着你的手，

爱，你跟着我走；

听凭荆棘把我们的脚心刺透，

听凭冰雹劈破我们的头，

你跟着我走，

我拉着你的手，

逃出了牢笼，恢复我们的自由！

跟着我来，

我的恋爱！

人间已经掉落在我们的后背，——

看呀，这不是白茫茫的大海？

白茫茫的大海，

白茫茫的大海，

无边的自由，我与你与恋爱！

顺著我的指头看，

那天边一小星的蓝——

那是一座岛，岛上有青草，

鲜花，美丽的走兽与飞鸟；

快上这轻快的小艇，

去到那理想的天庭——

恋爱，欢欣，自由——

辞别了人间，永远！

①写于1925年2月，发表报刊不详。

-----  
-----  
去吧①

（徐志摩诗集）  
-----  
-----

去吧，人间，去吧！  
我独立在高山的峰上；  
去吧，人间，去吧！  
我面对着无极的穹苍。

去吧，青年，去吧！  
与幽谷的香草同埋；  
去吧，青年，去吧！  
悲哀付与暮天的群鸦。

去吧，梦乡，去吧！  
我把幻景的玉杯摔破；  
去吧，梦乡，去吧！  
我笑受山风与海涛之贺。

去吧，种种，去吧！  
当前有插天的高峰；  
去吧，一切，去吧！  
当前有无穷的无穷！

①写于1924年5月20日，原题为《诗一首》，载于同年6月17日《晨报副刊》，署名徐志摩。

为要寻一个明星①

（徐志摩诗集）  
-----  
-----

我骑着一匹拐腿的瞎马，  
    向着黑夜里加鞭；——  
    向着黑夜里加鞭，  
我跨着一匹拐腿的瞎马！

我冲入这黑绵绵的昏夜，  
    为要寻一颗明星；——  
    为要寻一颗明星，  
我冲入这黑茫茫的荒野。

累坏了，累坏了我胯下的牲口，  
    那明星还不出现；——  
    那明星还不出现，  
累坏了，累坏了马鞍上的身手。

这回天上透出了水晶似的光明，  
    荒野里倒着一只牲口，  
    黑夜里躺着一具尸首。——  
这回天上透出了水晶似的光明！

①曾编入《志摩的诗》。原载 1924 年 12 月 1 日《晨报六周年纪念增刊》。

我有一个恋爱①

（徐志摩诗集）

-----  
-----

我有一个恋爱；——  
我爱天上的明星；  
我爱他们的晶莹：  
    人间没有这异样的神明。

在冷峭的暮冬的黄昏，  
在寂寞的灰色的清晨。  
在海上，在风雨后的山顶——  
    永远有一颗，万颗的明星！

山涧边小草花的知心，  
高楼上小孩童的欢欣，  
旅行人的灯亮与南针：——  
    万万里外闪烁的精灵！

我有一个破碎的魂灵，  
像一堆破碎的水晶，  
散布在荒野的枯草里——  
    饱啜你一瞬瞬的殷勤。

人生的冰激与柔情，  
我也曾尝味，我也曾容忍；  
有时阶砌下蟋蟀的秋吟，  
    引起我心伤，逼迫我泪零。

我袒露我的坦白的胸襟，  
献爱与一天的明星，  
任凭人生是幻是真  
地球在或是消派——  
    大空中永远有不昧的明星！

①写作时间和发表报刊不详。手稿篇末注明：“二十六日，半夜”。与原稿有出入的是：第 3 行“晶莹”为“光明”；第 4 行为“我爱他们的恒心”；第 6 行“清晨”为“侵晨”；第 9 行“山涧边”为“涧边”；第 13 行“魂灵”为“心灵”；第 17 行“冰激”为“冷激”；第 20 行“心伤”为“伤心”。

## 月下雷峰影片①

（徐志摩诗集）

-----  
-----

我送你一个雷峰塔影，  
    满天稠密的黑云与白云；  
我送你一个雷峰塔顶，  
    明月泻影在眠熟的波心。

深深的黑夜，依依的塔影，  
团团的月彩，纤纤的波鳞——  
假如你我荡一支无遮的小艇，  
假如你我创一个完全的梦境！

①此诗写于1923年9月26日。志摩在《西湖记》中说：“三潭印月——我不爱什么九曲，也不爱什么三潭，我爱在月光下看雷峰静极了的影子——我见了那个，便不要性命。”

## 沪杭车中①

（徐志摩诗集）

-----  
-----

匆匆匆！催催催！  
一卷烟，一片山，几点云影，  
一道水，一条桥，一支橹声，  
一林松，一丛竹，红叶纷纷：

艳色的田野，艳色的秋景，  
梦境似的分明，模糊，消隐，——

催催催！是车轮还是光阴？  
催老了秋容，催老了人生！

①此诗作于1923年10月30日。发表于1923年《小说月报》第14卷第11号，原名《沪杭道中》。

## 石虎胡同七号①

（徐志摩诗集）

-----  
-----

我们的小园庭，有时荡漾着无限温柔：  
善笑的藤娘，袒酥怀任团团的柿掌绸缪，

百尺的槐翁，在微风中俯身将棠姑抱搂，  
黄狗在篱边，守候睡熟的珀儿，它的小友  
小雀儿新制求婚的艳曲，在媚唱无休——  
我们的小园庭，有时荡漾着无限温柔。

我们的小园庭，有时淡描着依稀的梦景；  
雨过的苍茫与满庭荫绿，织成无声幽冥，  
小蛙独坐在残兰的胸前，听隔院蚓鸣，  
一片化不尽的雨云，倦展在老槐树顶，  
掠檐前作圆形的舞旋，是蝙蝠，还是蜻蜓？  
我们的小园庭，有时淡描着依稀的梦景。

我们的小园庭，有时轻喟着一声奈何；  
奈何在暴雨时，雨槌下捣烂鲜红无数，  
奈何在新秋时，未凋的青叶惆怅地辞树，  
奈何在深夜里，月儿乘云艇归去，西墙已度，  
远巷薤露的乐音，一阵阵被冷风吹过——  
我们的小园庭，有时轻喟着一声奈何。

我们的小园庭，有时沉浸在快乐之中；  
雨后的黄昏，满院只美荫，清香与凉风，  
大量的蹇翁，巨樽在手，蹇足直指天空，  
一斤，两斤，杯底喝尽，满怀酒欢，满面酒红，  
连珠的笑响中，浮沉着神仙似的酒翁——  
我们的小园庭，有时沉浸在快乐之中。

①北京西单牌楼石虎胡同七号是北京松坡图书馆，专藏外文书籍之处。徐志摩曾在此工作过。

-----  
-----  
残诗①

（徐志摩诗集）  
-----  
-----

怨谁？怨谁？这是青天里打雷？  
关着，锁上；赶明儿瓷花砖上堆灰！  
别瞧这白石台阶儿光润②，赶明儿，唉，  
石缝里长草，石上松上青青的全是莓！  
那廊下的青玉缸里养着鱼，真凤尾，  
可还有谁给换水，谁给捞草，谁给喂？  
要不了三五天准翻着白肚鼓着眼，  
不浮着死，也就让冰分儿压一个扁！  
顶可怜是那几个红嘴绿毛的鹦哥，  
让娘娘教得顶乖，会跟着洞箫唱歌，  
真娇养惯，喂食一迟，就叫人名儿骂，  
现在，您叫去！就剩空院子给您答话！.....

①写于1925年1月，初载于同年1月15日《晨报·文学旬刊》，署名徐志摩，  
原题为《残诗一首》。

②1925年8月版《志摩的诗》“光润”为“光滑”。

常州天宁寺闻礼忏声①

（徐志摩诗集）

有如在火一般可爱的阳光里，偃卧在长梗的，杂乱的丛  
草里，听初夏第一声的鹧鸪，从天边直响入云中，从  
云中又回响到天边；  
有如在月夜的沙漠里，月光温柔的手指，轻轻的抚摩着  
一颗颗热伤了砂砾，在鹅绒般软滑的热带的空气里，  
听一个骆驼的铃声，轻灵的，轻灵的，在远处响着，  
近了，近了，又远了.....  
有如在一个荒凉的山谷里，大胆的黄昏星，独自临照着  
阳光死去了的宇宙，野草与野树默默的祈祷着。听一个  
瞎子，手扶着一个幼童，铛的一响算命锣，在这黑

沉沉的世界里回响着：

有如在大海里的一块礁石上，浪涛像猛虎般的狂扑着，  
天空紧紧的绷着黑云的厚幕，听大海向那威吓着的风暴，低声的，柔声的，忏悔它一切的罪恶；  
有如喜马拉雅的顶颠，听天外的风，追赶着天外的云的急步声，在无数雪亮的山壑间回响着；  
有如生命的舞台的幕背，听空虚的笑声，失望与痛苦的呼答声，残杀与淫暴的狂欢声，厌世与自杀的高歌声，在生命的舞台上合奏着；

我听着了天宁寺的礼忏声！

这是哪里来的神明？人间再没有这样的境界！

这鼓一声，钟一声，磬一声，木鱼一声，佛号一声.....  
乐音在大殿里，迂缓的，曼长的回荡着，无数冲突的波流谐合了，无数相反的色彩净化了，无数现世的高低消灭了.....

这一声佛号，一声钟，一声鼓，一声木鱼，一声磬，谐音盘礴在宇宙间——解开一小颗时间的埃尘，收束了无量数世纪的因果；

这是哪里来的大和谐——星海里的光彩，大千世界的天籁，真生命的洪流：止息了一切的动，一切的扰攘；

在天地的尽头，在金漆的殿椽间，在佛像的眉宇间，在我的衣袖里，在耳鬓边，在官感里，在心灵里，在梦里，.....

在梦里，这一瞥间的显示，青天，白水，绿草，慈母温软的胸怀，是故乡吗？是故乡吗？

光明的翹羽，在无极中飞舞！

大圆觉底里流出的欢喜，在伟大的，庄严的，寂灭的，无疆的，和谐的静定中实现了！

颂美呀，涅槃！赞美呀，涅槃！

①写于 1923 年 10 月 26 日，初载于同年 11 月 11 日《晨报·文学旬报》，署名徐志摩。

月下待杜鹃不来①

（徐志摩诗集）

看一回凝静的桥影，  
数一数螺钿的波纹，  
我倚暖了石栏的青苔，  
青苔凉透了我的心坎；

月儿，你休学新娘羞，  
把锦被掩盖你光艳首，  
你昨宵也在此勾留，  
可听她允许今夜来否？

听远村寺塔的钟声，  
象梦里的轻涛吐复收，  
省心海念潮的涨歇，  
依稀漂泊踉跄的孤舟！

水粼粼，夜冥冥，思悠悠，  
何处是我恋的多情友，  
风飏飏，柳飘飘，榆钱斗斗，  
令人长忆伤春的歌喉。

①此诗发表于 1923 年 3 月 29 日《时事新报·学灯》，曾收入初版《志摩的诗》。

---

---

朝雾里的小草花①

（徐志摩诗集）

---

---

这岂是偶然，小玲珑的野花！  
你轻含着鲜露颗颗，  
怦动的，象是慕光明的花蛾，  
在黑暗里想念焰彩，晴霞，

我此时在这蔓草丛中过路，  
无端的内感，惆怅与惊讶，  
在这迷雾里，在这岩壁下，  
思忖着，泪怦怦的，人生与鲜露？

①此诗原载 1924 年 12 月 5 日《晨报副刊·文学旬刊》，收入 1928 年 8 月上海新月书店版《志摩的诗》。

---

---

天国的消息①

（徐志摩诗集）

---

---

可爱的秋景！无声的落叶，  
轻盈的轻盈的，掉落在这小径，  
竹篱内，隐约的，有小儿女的笑声：

沥沥的清音，缭绕着村舍的静谧，  
仿佛是幽谷里的小鸟，欢噪着清晨，  
驱散了昏夜的晦塞，开始无限光明。

霎那的欢欣，昙花似的涌现，  
开豁了我的情绪忘却了春恋，  
人生的惶惑与悲哀，惆怅与短促——  
在这稚子的欢笑声里，想见了天国！

晚霞泛滥着金色的枫林，  
凉风吹拂着我孤独的身形；  
我灵海里啸响着伟大的波涛，  
应和更伟大的脉搏，更伟大的灵潮！

一九二五年三月前作

①此诗收入 1928 年 8 月上海新月书店版《志摩的诗》。

---

在那山道旁①

（徐志摩诗集）

---

在那山道旁，一天雾濛濛的朝上，  
初生的小蓝花在草丛里窥觑，  
我送别她归去，与她在此分离，  
在青草里飘拂，她的洁白的裙衣。

我不曾开言，她亦不曾告辞，  
驻足在山道旁，我暗暗的寻思，  
“吐露你的秘密，这不是最好时机？”——  
露沾的小草花，仿佛恼我的迟疑。

为什么迟疑，这是最后的时机，  
在这山道旁，在这雾盲的朝上？  
收集了勇气，向着她我旋转身去：——  
但是啊，为什么她这满眼凄惶了

我咽住了我的话，低下了我的头，  
水灼与冰激在我的心胸间回荡，  
啊，我认识了我的命运，她的忧愁，——  
在这浓雾里，在这凄清的道旁！

在那天朝上，在雾茫茫的山道旁，  
新生的小蓝花在草丛里睥睨  
我目送她远去，与她从此分离——  
在青草间飘拂，她那洁白的裙衣！

①此诗原载 1924 年 12 月 15 日《晨报副刊·文学旬刊》，收入 1928 年 8 月上海新月书店版《志摩的诗》。

多谢天！我的心又一度的跳荡①

（徐志摩诗集）

-----  
-----

多谢天！我的心又一度的跳荡，  
这天蓝与海青与明洁的阳光  
驱净了梅雨时期无欢的踪迹，  
也散放了我心头的网罗与纽结，  
像一朵曼陀罗花英英的露爽，  
在空灵与自由中忘却了迷惘：——  
迷惘，迷惘！也不知求自何处，  
囚禁著我心灵的自然的流露，  
可怖的梦魇，黑夜无边的惨酷，  
苏醒的盼切，只增剧灵魂的麻木！  
曾经有多少的白昼，黄昏，清晨，  
嘲讽我这蚕茧似不生产的生存？  
也不知有几遭的明月，星群，晴霞，  
山岭的高亢与流水的光华.....  
辜负！辜负自然界叫唤的殷勤，  
惊不醒这沈醉的昏迷与顽冥！

如今，多谢这无名的博大的光辉，  
在艳色的青波与绿岛间萦洄，  
更有那渔船与航影，亭亭的粘附  
在天边，唤起辽远的梦景与梦趣：  
我不由的惊悚，我不由的感愧  
（有时微笑的妩媚是启悟的棒槌！）  
是何来倏忽的神明，为我解脱  
忧愁，新竹似的豁裂了外箨，  
透露内里的青篁，又为我洗净  
障眼的盲翳，重见宇宙间的欢欣。

这或许是我生命重新的机兆，  
大自然的精神！容纳我的祈祷，  
容许我的不踌躇的注视，容许  
我的热情的献致，容许我保持  
这显示的神奇，这现在与此地，  
这不可比拟的一切间隔的毁灭！  
我更不问我的希望，我的惆怅，  
未来与过去只是渺茫的幻想，  
更不向人间访问幸福的进门，  
只求每时分给我不死的印痕，——  
变一颗埃尘，一颗无形的埃尘，  
追随著造化的车轮，进行，进行，……

一九二五年三月前作

①此诗收入 1928 年 8 月上海新月书店版《志摩的诗》。

-----  
-----  
她是睡着了①

（徐志摩诗集）

-----  
-----  
她是睡着了——  
星光下一朵斜欹的白莲，  
她入梦境了——  
香炉里袅起一缕碧螺烟。

她是眠熟了——  
涧泉幽抑了喧响的琴弦；②  
她在梦乡了——  
粉蝶儿，翠蝶儿，翻飞的欢恋③。

停匀的呼吸：  
清芬渗透了她的周遭的清氛，  
有福的清氛，  
怀抱着，抚摩着，她纤纤的身形！

奢侈的光阴！  
静，沙沙的尽是闪亮的黄金，  
平铺着无垠，——  
波鳞间轻漾着光艳的小艇。

醉心的光景，  
给我披一件彩衣，啜一坛芳醴，  
折一枝藤花，  
舞，在葡萄丛中，颠倒，昏迷。

看呀，美丽！  
三春的颜色移上了她的香肌，  
是玫瑰，是月季，  
是朝阳里的水仙，鲜妍，芳菲！

梦底的幽秘，  
挑逗着她的心——纯洁的灵魂，  
象一只蜂儿，  
在花心，恣意的唐突——温存。

童真的梦境！

静默；休教惊断了梦神的殷勤，  
抽一丝金络，  
抽一丝银络，抽一丝晚霞的紫曛；

玉腕与金梭，  
织缣似的精审，更番的穿度——  
化生了彩霞，  
神阙，安琪儿的歌，安琪儿的舞。

可爱的梨涡，  
解释了处女的梦境的欢喜，  
象一颗露珠，  
颤动的，在荷盘中闪耀着晨曦！

①此诗手稿篇末注明：“十九日夜二时半”作，写作年月和发表刊物不详。估计写于1925年初夏。

②手稿此句为“涧泉幽抑了弦琴的声喧！”

③手稿此句为“欢情的缱绻”。

-----  
-----  
康桥再会吧①

（徐志摩诗集）

-----  
-----

康桥，再会吧；  
我心头盛满了别离的情绪，  
你是我难得的知己，我当年  
辞别家乡父母，登太平洋去，  
（算来一秋二秋，已过了四度  
春秋，浪迹在海外，美土欧洲）  
扶桑风色，檀香山芭蕉况味，  
平波大海，开拓我心胸神意，  
如今都变了梦里的山河，

渺茫明灭，在我灵府的底里；  
我母亲临别的泪痕，她弱手  
向波轮远去送爱儿的巾色，  
海风咸味，海鸟依恋的雅意，  
尽是我记忆的珍藏，我每次  
摩按，总不免心酸泪落，便想  
理簋归家，重向母怀中匍伏，  
回复我天伦挚爱的幸福；  
我每想人生多少跋涉劳苦，  
多少牺牲，都只是枉费无补，  
我四载奔波，称名求学，毕竟  
在知识道上，采得几茎花草，  
在真理山中，爬上几个峰腰，  
钧天妙乐，曾否闻得，彩红色，  
可仍记得？——但我如何能回答？  
我但自喜楼高车快的文明，  
不曾将我的心灵污抹，今日  
我对此古风古色，桥影藻密，  
依然能坦胸相见，惺惺惜别。

康桥，再会吧！  
你我相知虽迟，然这一年中  
我心灵革命的怒潮，尽冲泻  
在你妩媚河身的两岸，此后  
清风明月夜，当照见我情热  
狂溢的旧痕，尚留草底桥边，  
明年燕子归来，当记我幽叹  
音节，歌吟声息，缦烂的云纹  
霞彩，应反映我的思想情感，  
此日撒向天空的恋意诗心，  
赞颂穆静腾辉的晚景，清晨  
富丽的温柔；听！那和缓的钟声  
解释了新秋凉绪，旅人别意，  
我精魂腾跃，满想化人音波，  
震天彻地，弥盖我爱的康桥，  
如慈母之于睡儿，缓抱软吻；

康桥！汝永为我精神依恋之乡！  
此去身虽万里，梦魂必常绕  
汝左右，任地中海疾风东指，  
我亦必纾道西回，瞻望颜色；  
归家后我母若问海外交好，  
我必首数康桥，在温清冬夜  
蜡梅前，再细辨此日相与况味；  
设如我星明有福，素愿竟酬，  
则来春花香时节，当复西航，  
重来此地，再捡起诗针诗线，  
绣我理想生命的鲜花，实现  
年来梦境缠绵的销魂足迹，  
散香柔韵节，增媚河上风流；  
故我别意虽深，我愿望亦密，  
昨宵明月照林，我已向倾吐  
心胸的蕴积，今晨雨色凄清，  
小鸟无欢，难道也为是怅别  
情深，累藤长草茂，涕泪交零！

康桥！山中有黄金，天上有明星，  
人生至宝是情爱交感，即使  
山中金尽，天上星散，同情还  
永远是宇宙间不尽的黄金，  
不昧的明星；赖你和悦宁静  
的环境，和圣洁欢乐的光阴，  
我心我智，方始经爬梳洗涤，  
灵苗随春草怒生，沐日月光辉，  
听自然音乐，哺啜古今不朽  
——强半汝亲栽育——的文艺精英；  
恍登万丈高峰，猛回头惊见  
真善美浩瀚的光华，覆翼在  
人道蠕动的下界，朗然照出  
生命的经纬脉络，血赤金黄，  
尽是爱主恋神的辛勤手绩；  
康桥！你岂非是我生命的泉源？  
你惠我珍品，数不胜数；最难忘

寒士德顿桥下的星磷坝乐，  
弹舞殷勤，我常夜半凭阑干，  
倾听牧地黑野中倦牛夜嚼，  
水草间鱼跃虫噬，轻挑静寞；  
难忘春阳晚照，泼翻一海纯金，  
淹没了寺塔钟楼，长垣短堞，  
千百家屋顶烟突，白水青田，  
难忘茂林中老树纵横；巨干上  
黛薄茶青，却教斜刺的朝霞，  
抹上些微胭脂春意，忸怩神色；  
难忘七月的黄昏，远树凝寂，  
象墨泼的山形，衬出轻柔螟色，  
密稠稠，七分鹅黄，三分桔绿，  
那妙意只可去秋梦边缘捕捉；  
难忘榆荫中深宵清啾的诗禽，  
一腔情热，教玫瑰噙泪点首，  
满天星环舞幽吟，款住远近  
浪漫的梦魂，深深迷恋香境；  
难忘村里姑娘的腮红颈白；  
难忘屏绣康河的垂柳婆娑，  
娜娜的克莱亚<sup>②</sup>，硕美的校友居；  
——但我如何能尽数，总之此地  
人天妙合，虽微如寸芥残垣，  
亦不乏纯美精神：流贯其间，  
而此精神，正如宛次宛土<sup>③</sup>所谓  
“通我血液，浹我心脏，”有“镇驯  
矫饬之功”；我此去虽归乡土，  
而临行怫怫，转若离家赴远；  
康桥！我故里闻此，能弗怨汝  
僭爱，然我自有说言代汝答付；  
我今去了，记好明春新杨梅  
上市时节，盼望我含笑归来，  
再见吧，我爱的康桥。

①写于1922年8月10日，1923年3月12日上海《时事新报》副刊《学灯》发表，

格式排错，同年同月 25 日重排发表，署名徐志摩；初收 1925 年 8 月中华书局版《志摩的诗》，再版时被删。

②英国剑桥大学 Clare 学院。

③现通译“华兹华斯”。

---

---

### 翡冷翠的一夜①

（徐志摩诗集）

---

---

你真的走了，明天？那我，那我，.....  
你也不用管，迟早有那一天；  
你愿意记着我，就记着我，  
要不然趁早忘了这世界上  
有我，省得想起时空着恼，  
只当是一个梦，一个幻想；  
只当是前天我们见的残红，  
怯怜怜的在风前抖擞，一瓣，  
两瓣，落地，叫人踩，变泥.....  
唉，叫人踩，变泥——变了泥倒干净，  
这半死不活的才叫是受罪，  
看着寒伧，累赘，叫人白眼——  
天呀！你何苦来，你何苦来.....  
我可忘不了你，那一天你来，  
就比如黑暗的前途见了光彩，  
你是我的先生，我爱，我的恩人，  
你教给我什么是生命，什么是爱，  
你惊醒我的昏迷，偿还我的天真。  
没有你我哪知道天是高，草是青？  
你摸摸我的心，它这下跳得多快；  
再摸我的脸，烧得多焦，亏这夜黑

看不见；爱，我气都喘不过来了，  
别亲我了；我受不住这烈火似的活，  
这阵子我的灵魂就象是火砖上的  
熟铁，在爱的槌子下，砸，砸，火花  
四散的飞洒.....我晕了，抱着我，  
爱，就让我在这儿清静的园内，  
闭着眼，死在你的胸前，多美！  
头顶白树上的风声，沙沙的，  
算是我的丧歌，这一阵清风，  
橄榄林里吹来的，带着石榴花香，  
就带了我的灵魂走，还有那萤火，  
多情的殷勤的萤火，有他们照路，  
我到了那三环洞的桥上再停步，  
听你在这儿抱着我半暖的身体，  
悲声的叫我，亲我，摇我，哂我，.....  
我就微笑的再跟着清风走，  
随他领着我，天堂，地狱，哪儿都成，  
反正丢了这可厌的人生，实现这死  
在爱里，这爱中心的死，不强如  
五百次的投生？.....自私，我知道，  
可我也管不着.....你伴着我死？  
什么，不成双就不是完全的“爱死”，  
要飞升也得两对翅膀儿打伙，  
进了天堂还不一样的要照顾，  
我少不了你，你也不能没有我；  
要是地狱，我单身去你更不放心，  
你说地狱不定比这世界文明  
（虽则我不信，）象我这娇嫩的花朵，  
难保不再遭风暴，不叫雨打，  
那时候我喊你，你也听不分明，——  
那不是求解脱反投进了泥坑，  
倒叫冷眼的鬼串通了冷心的人，  
笑我的命运，笑你懦怯的粗心？  
这话也有理，那叫我怎么办呢？  
活着难，太难就死也不得自由，

以上内容仅为本文档的试下载部分，为可阅读页数的一半内容。如要下载或阅读全文，请访问：<https://d.book118.com/388022034105006024>